

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

沙汀自传

时代冲击圈

沙汀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

K825.6
167



沙汀自传

——时代冲击圈

沙 汀 著

秦友甦 编辑整理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 辑:
责任编辑: 李建华

沙汀自传

沙汀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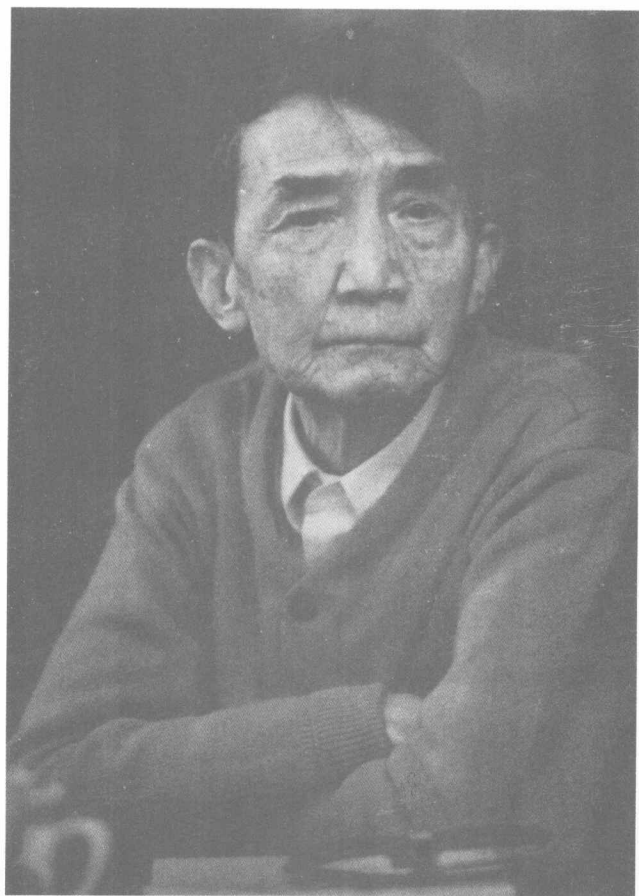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.75 字数: 313千字 插页: 4页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3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625—5

I·1585 定价: 18.0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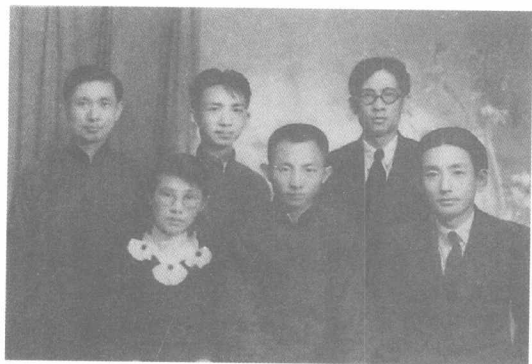
沙 汀



左:沙汀 1930 年在上海
右:1938 年初与岳母黄敬之、
妻黄玉颀、儿杨礼摄于成
都。



1960 年 1 月 1 日,周总理与部分文艺工作者摄于
新侨饭店。第一排右第一人为沙汀。



1936 年与左联盟友摄于上海。前排左起：王梦野、杜谈、白薇；后排右起：杨骚、沙汀、艾芜。



1934 年秋与妻子黄玉
 頔、儿杨礼摄于杭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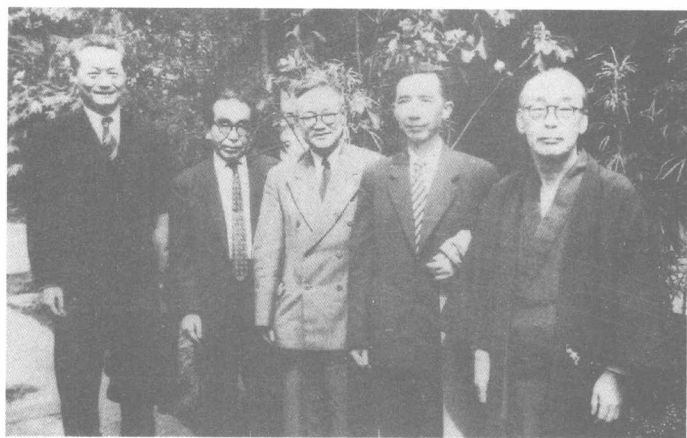
1954 年沙汀在北京
东总布寓所。



沙汀参加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日本出席“亚非作家紧急会议”。（摄于1961年3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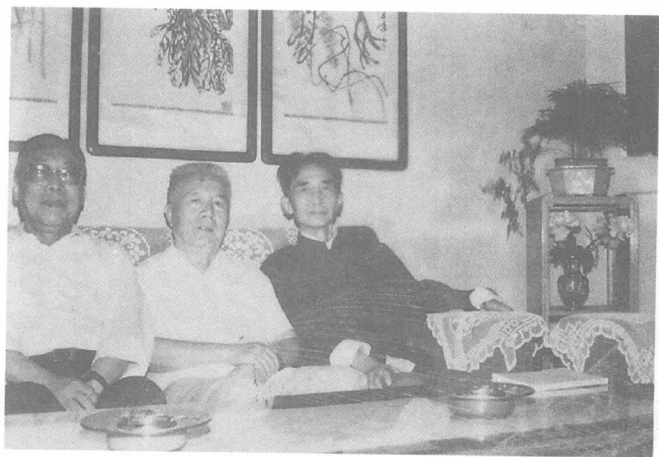


沙汀和冰心在日本访问(1961年3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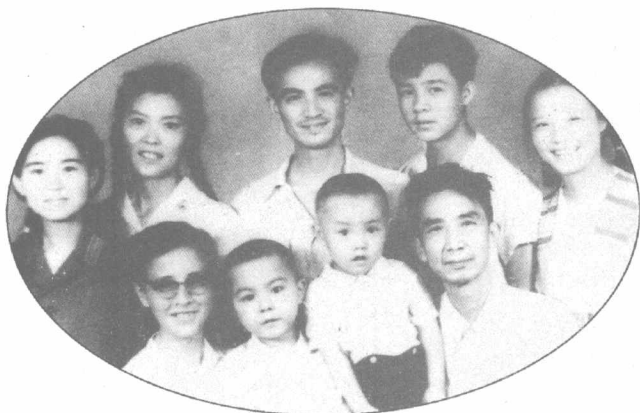


巴金、沙汀、叶君健到日本朋
友土歧家作客(1961年3月)

巴金、沙汀欢聚在家乡成都
(1987年10月)



1985年摄。左起：谭林通、周扬、沙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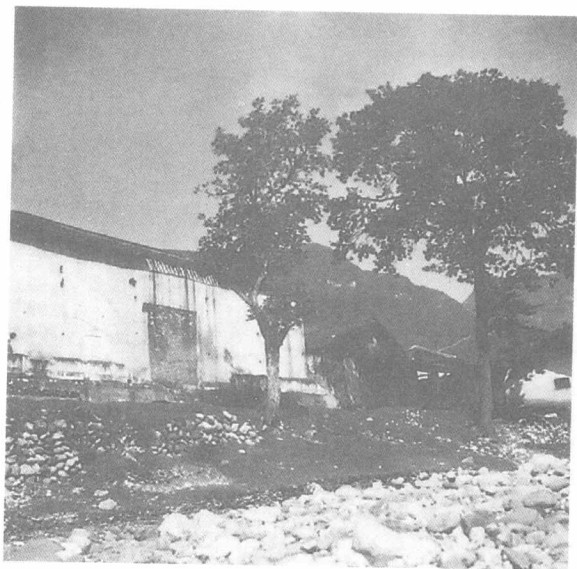
合家团聚(1963年8月)



沙汀和儿子回到睢水关旧居的核桃树下(1985年6月)



巴金、沙汀和他
们的女儿们
(1987年10月)



四十年代沙汀蛰居安县雒水的旧居。
(官晋东摄于1981年7月)

自序

● 沙汀

1991年春,我的眼睛患青白综合症完全看不见了。在黑暗中我痛苦过好一阵子,现在逐渐习惯也就好多了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,这部动笔已有七八年的回忆录,总算赶在双目失明之前大体完成了。我把繁重的整理、校定工作交给助手秦友黠,于去年11月离开北京迁回四川。这辈子我曾几次离川远行,但每次都被一股力量所吸引,又回来了。这次怕是最后一回,毕竟我是快90的人了。

刚回到成都,老家绵阳市就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学术讨论会,祝贺我从事文学创作60年。我很感激家乡人民的厚爱,心里却不太踏实。因为如果以第一部作品正式出版标志创作生涯的开始的话,我的《法律外的航线》是1932年10月出版的,算起来,60周年的创作经历就还差几个月。如果从1931年11月29日我和艾芜联名给鲁迅

写信算起，时间是没有问题了，不过说从事文学活动 60 周年更准确一些。

这部回忆录取名《时代冲击圈》，是我觉得这一生都是在时代发展变化的漩涡之中过来的。小时候我曾想当书法家，跟一个姓张的先生用铁笔学着在沙盘上练字。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哥老会在四川盛行一时，我舅父便是袍哥出身，以后拖起武装当上了旅长。我对哥老会产生兴趣，跟着舅父跑滩，传递消息。谁知竟是这位袍哥出身的舅父硬把我关进书房读书，又通过军队的势力，走后门把我塞进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十班。在这里我的一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在省立师范我遇到两位挚友，一个是张君培，我有一篇文章《播种者》是专写他的，另一位就是艾芜，我们的友谊保持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了。他们俩一个喜欢社会科学、哲学；一个喜欢文学。在他们的帮助和影响下，我开始接受“五四”新文化的熏陶，大量阅读《新青年》、《觉悟》、《学灯》等等进步书刊。我喜欢郭沫若的诗歌和鲁迅的小说，鲁迅的《故乡》几乎能背下来。我学会了思考问题，开始探求人生的意义。省师毕业后我去了北京，准备报考北大听鲁迅先生的课，不料鲁迅已南下广州。我回到四川经周尚明介绍，于 1927 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然后接受派遣回安县发展组织，培训农村干部。紧接着白色恐怖笼罩四川，我在家乡也站不住脚了，逃亡上海，失掉了组织关系，几乎无所作为，于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研读鲁迅、台静农、普希金、契诃夫、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上。也许是缘分吧，我和刚从南洋归来的艾芜竟在人流如梭的街头碰面

了。我拉他同住，一起读书，相互激励，开始了文学创作。我们联名写信向鲁迅请教。鲁迅的回信为我奠定了创作发展的基本方向。我的第一部小说集《法律外的航线》出版以后，又得到茅盾先生的评介，他对我的帮助终生难忘。我加入“左联”，回到了党的革命文艺队伍，陆续出版了几个短篇集，从那时候起写作就成为我的终生事业。

一晃眼60年过去，我写的作品不算太多，其中也有一些自己喜爱的，如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、《呼嚎》、《一个秋天晚上》、《替身》、《范老老师》、《记贺龙》、《淘金记》、《闯关》……等等。解放前我的作品主要以暴露、讽刺的笔法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，反映社会现实。解放后由于长期陷于行政工作，加上自己不够振奋，仅写了20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，因此客观上给人一种创作难以为继的印象。十年动乱之后，我走出“牛棚”已是年过70的人了，深感时间紧迫，便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创作中去，写出了《青枫坡》、《木鱼山》和《红石滩》三部中篇小说。前两部是写社会主义农业化的，《红石滩》是写土豪劣绅如何抗拒时代潮流的，是我八十岁写的最后一部小说，也是我的一部重要作品。这部小说我在解放初期就想写，因为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，我就一直未能动笔。但是，我要写的地方对我太熟悉了，那里的人和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尽管一搁30多年，提起笔来仍旧很顺利。师陀去世前还来信说他很欣赏这部小说，觉得比《淘金记》还好。因此，我觉得自己还能写，而且能够写好，也就对文革后这三部小说特别有点自我欣赏了。

回顾我的创作经历，我是一直记得为什么而写作的。

在构思任何一篇小说的时候，从没忘记考虑这篇东西对人民是否有利？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怎样一种作用？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，也是鲁迅先生在文学事业上所再三昭示我们的。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，我一直未曾忘怀。

写自己所熟悉的。这是我在创作上恪守的最基本的一条。我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，更久一点。与其广阔的浮面，倒不如狭小而深入。唯水十年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，写了不少东西，大都是放手而为，好像并没有花过多少力气，至少没有感到多少苦恼。因为我所反映的现实生活，对我简直是太熟悉了。

我是从所谓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染缸中泡过来的，特别推崇托尔斯泰，因此，我一向认为：作家应该从所选择、所塑造的人物自己的生活、性格和处境出发，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判断么，让读者去作；更不必担心他们不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。因此，我在艺术上是坚持现实主义的，喜欢写得含蓄一点，自己从不轻易在作品中流露感情，发抒己见。但正如茅盾指出过的那样，有时含蓄过甚，致使读者猝难理解。由此可见，即或含蓄是优点吧，用过头了，也会变成缺点。

60年的文学道路是崎岖坎坷的，我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。但是，无论40年代在特务的追捕下东躲西藏，到处钻山沟；还是十年动乱中被抄家、批斗、蹲“牛棚”，我对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，也没想过要另外搞点什么。我热爱创作，这是我的第二生命，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改变我。只是这双眼睛无情地把我推向黑暗之中，不能握笔写作，不能读书看报……我不知道还有什

么比这更残酷,更痛苦的事了。不过,令我感到欣慰的是,我的身边还有两位好秘书。一位是北京的秦友魁,他协助我已有近十年了,勤勤恳恳,认真细致,从生活到工作,为我做了大量的事情。这部回忆录如果没有他,是难以完成的。回到成都,接替小秦工作的钟庆成,是一位思想敏锐,工作热情,认真负责的同志。我们相处不到一年,已帮助我完成了上万字的文稿。像我这样一个两眼墨黑,疾病缠身,年近90的老人,如果没有他们两位的帮助,很难想象我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借此,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!

最近我特别喜欢背诵陶渊明的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这首诗: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长在……”只要身体还能坚持,我就要像刑天那样以乳为眼,以脐为口,坚持不懈地写下去。我已经学会用录音机工作,把要写的东西口述下来,再由秘书整理成文。我还要写两部小说和几部传记。

我算是走过来的一辈人了,对我经历了千辛万苦所追求的革命文学事业,我从不后悔!

1992年10月9日口述

晓钟记录整理

目

录

自序	沙汀(1)
一、故乡往事	(1)
二、省立师范·“二一六惨案”前后	(35)
三、“时代大潮流冲击圈”	(81)
四、漫忆担任代系主任后二三事	(199)
五、睢水十年	
——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	(205)
六、从川西文联到西南文联	(377)
七、东德访问忆记	(409)
沙汀晚年写作实录(代后记)	秦友彬(421)